

# 在台波逐五十餘載(七)

## 從沒有家的家鄉流浪到有家的異鄉

● 郎萬法

### 十三、編製藤袋輸出傳奇

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不久，歐美人士好奇也好，想揀便宜也好，一窩風，都到東亞自由地區，買些勞力密集的日常用品，或人工製作的工藝品。不管棉毛衣物、運動器材、靴鞋皮包、裝飾藝品、吹氣玩具、陶瓷器皿、廚房用具、嬰兒推車等等，都是他們採購的對象。因為日本、香港、台灣、南韓、新加坡、菲律賓、馬來西亞這些地區，都經過戰爭摧殘，百姓生活清苦，人工低廉，所製產品，就地取材，物美價廉，且各具特色，又風格不同，很有吸引力，因此，各取所需，好一陣子，十分熱絡。

後來，日本復興很快，生活品質提

高，工資跟著上漲。於是給了亞洲四小

龍發展空間。尤其美澳進口商多半都在香港、台灣兩地「安營紮寨」，與當地出口商合作，確實增加了許多貿遷機會。因此，我們才有「客廳就是工場」的口號，全民生產，外匯愈集愈多。後來又有越戰關係，美國一度要求越南政府，不論軍援、經援所需物資，其中大部分指定向中華民國採購，美國才批給外匯。這也是使台灣地區輕工業蓬勃發展，背後產生的影響力。於是乎台灣才逐漸進入已開發國家之林。

本文最前面的章節裡，述說過台灣髮網公司所編的髮網，以及本節要講的，用塑膠包藤心編製女用手提袋（簡稱藤籃）出口，都是在這種風氣下，所帶

動的產物。

在煙台崇正中學唸書的好同學，他又是在上海對本人有恩惠的好友苗延禮先生，後來也流亡到香港。在香港經過一番艱苦奮鬥，就是靠做塑膠包藤心編製女用手提袋，也叫手提包或藤籃的出口生意，大有斬獲。提起綽號叫藤籃大王查理士苗，在九龍官塘一帶可以說，眾人皆知。在前文曾提到的台灣髮網公司投資人孔子濶老闆，要移民巴西。那時節，必須經香港轉口，才能達到目的地。可是去香港，又得有香港入境簽證，而簽證又得有香港殷實人士作保，方能核准。孔氏在港無親無故，乃由本人商請苗延禮先生，為孔氏擔保，才如期自台灣出境。當年在髮網公司，偷雞摸

狗的勞甫三（並非真姓名），當時還是紅人。他對任何情節，都很留心，經過勞某自己輾轉打聽，原來苗延禮是他的姨父。嗣後這位勞某由於為非做歹，跟我「拒絕往來」。俟出去獨立門戶之後，經營的結果，並不理想。於是腦筋動到要去香港找苗延禮「認親」。旨在請苗氏匯款來台投入勞某所創的公司，以資挹注。苗、勞二人本來素不相識，經勞某將彼此關係來龍去脈介紹清楚後，原來如此，還真是兩姨親。於是越講越親熱，嗣談到主題，講到投資時，苗氏問他：「在台可曾認識郎萬法？你若找到郎萬法，有他加入，我可以考慮。」

長話短說，這位見風轉舵，很懂「厚黑學」的勞甫三，從香港歸來，立刻登門負荊，好話說盡。並餽贈筆者西裝料乙套、領帶乙條、襯衫乙件、絲襪兩雙，且聲明，送本人這些禮品，他個人同樣也各買了乙份，質料、式樣、顏色，全都相同，以示不分彼此。如此這般，倒像二人好到要穿一條褲子的好兄弟似的。這種突如其來的示好，真有點受寵若驚，難免會想到，這是黃鼠狼給山雞拜

年，不安好心。後來才知道勞某去過香港「認親」，苗先生對他有所「點化」所致。勞某為了達成任務，只好不擇手段，他便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，表示大丈夫能屈能伸。

### 1. 迎苗延禮像迎財神

不久，苗氏想要來台訪問，消息傳出後，除了勞某經營的單位同仁歡喜若狂外，台灣髮網公司孔氏親人與部下，為了感念苗先生替孔子潤去巴西擔保，表示感恩，也要準備竭誠接待。那是民國五十二年金風送爽的季節，苗延禮先生終於選擇吉日良辰蒞台了。下機剛一入境，就十分風光。除了上述兩批人馬，群集守候迎接外，還有些既不沾親也不帶故，似相識也不相識的老鄉老表，風聞之下，也都爭先恐後趕來接機。看在筆者眼裡，真有點像接財神的味道。所謂：「紅纓白馬色色新，不是親來也是親。」出關後，都爭著搶著代拿行李。混亂中，他倒忘了與我即某人打招呼。便前呼後擁，三輛車隊，一溜煙開到第一飯店，等我抵達飯店時，已辦好進

房手續。他這才想到找我。並對大家宣稱，要跟郎萬法先生先進房談幾分鐘，請各位在大廳稍候。我們進房落座後，他把勞甫三去香港邀他來台動機說了之後，問我有關勞某，人品與才幹如何，本人只好把他在網髮公司行為不檢，輕描淡寫，說了一段。苗先生說：「我本就不打算投資到他個人單位，也不想拿錢往水裡丟，給其他這些人填窟窿，不過既來之則安之，不能不敷衍一下。如果大環境可以的話，我倒想拿錢幹本行，也在台灣編藤籃出口。……」

第二天，到機場迎接他的各路人馬，大有迎官接灶的氣氛，洗塵接風，熱鬧了一整天。苗先生晚間十點以後才跟本人挑燈夜話，希望我替他調查一下，台灣廠房租金、電力與工資行情，然後要我再陪他到中南部考察一番。後來兩人僕僕風塵台中、台南、高雄走了好幾天，結論，台灣房租、電力都比香港便宜，工資與香港也不差上下，而台灣本島出藤，且就地有台塑高雄廠，生產塑膠。於是他老兄決定來台投資，用塑膠包藤心，編女用手提袋出口。買主以他

的美國太太為主，其他美國進口商下單照接，苗夫人並可開來長期信用狀，不拘數量，只要有貨，就可以裝船。拉藤機器、五金零件均由香港進口，接藤、包膠、編製、裝裡布等，也均由香港派遣內行師傅前來指導。各式樣品設計，皆由香港供應。資本金暫定港幣壹佰萬元，統由苗先生一人負擔出資。業務歸勞甫三主持，再由我即某人從旁協助監督。勞氏支薪，即某暫不支薪，年終結算，在盈餘分配中，勞、即各得十分之二。在別人眼中看來，這種優越條件，真是時來運轉，財神自天而降。一切定案，以南部雨少，天氣乾燥，適合拉藤、接藤，並有海港便利出口。於是在高雄建國路靠火車站附近，租下二層樓有後院三開房屋乙棟。取名茂豐有限公司，向政府登記。籌備就緒，在民國五十三年（一九六四）年初，開始生產。

## 2. 勞甫三壞招又出龍

開張後，一切均由勞某主導，本人仍舊教書，每週去高雄看看而已。不料半年不到，這位勞甫三，心存不軌，對

他的姨父苗延禮，而有二心。蓋勞某原先本意，是想找苗先生拿錢來，投資到他自己經營的商號，以增加該公司營運資金，用來彌補他的虧損，旨在起死回生。未料到苗先生倒想在台單獨創業。這樣一來，對勞某的周轉失靈，毫無幫助。即便年終分紅，遠水也救不了近火。於是勞某故態復萌，把他在網髮公司那一套把戲，重新上演。用茂豐的原物料，私下找人編製，不用茂豐公司名義出口，改用他的公司裝船。原物料成本，歸茂豐公司負擔，結匯收入轉進他的私囊。俗語說：「好事不出門，壞事臭千里」，他這種違法行徑，經發覺後，我也感到有失職守，事先未加防範。於是趕快向香港苗先生報備，請苗先生前來加以處理。那知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這位勞甫三，心狠手辣，一不作、二不休。在東窗事發後，他立即將茂豐

銀行戶頭由他的戶名，改為苗延禮，並提走存款數額，再私下開出多張苗延禮戶頭支票，故意叫它退票。緣那時的票據法，有三張退票，就要判刑。勞某的如意算盤，其目的是用苗的名義退票後

叫苗延禮不敢來台，勞某便可為所欲為。既見不到這位姨父，也就不必考慮人情面子問題，更無所謂俯首認罪的顧慮。一個人翻臉無情，變到這種程度，世態炎涼，還有什麼好說的！

勞某使出這一毒招後，自認便可高枕無憂，他的姨父從此吃癩，不敢再來台灣了。勞某他未曉得我即某人也不是個木雕泥塑的傻瓜蛋，他的把戲經本人察覺後，我倒激發出戴罪圖功的念頭，全心全意來跟勞某對抗。

第一步，趁勞某尚在高雄的當口，叫他把用在銀行私下代刻的苗延禮新印鑑，以及新支票簿交出，以防止他繼續亂搞。並叫他列示已簽發之張數及其金額，以便查對補存。同時警告他「若不照辦馬上到派出所報案，說你偽造文書、私刻圖章，盜取存款，可以以現行犯處理。不然，立刻遞狀再加上侵佔、背信等罪名，看你躲到那裡。」他看我來勢凶凶，在場眾目睽睽，他只好一照辦。

第二步，親自到銀行說明原委，問明退票金額，再申請保留紅單，聲明翌

日全數軋進，請不算退票，若努力成功，苗先生就不會有刑事處分，也就不會是通緝犯，則港台進出就可以自由了。

第三步，立刻飛返台北，到慶和貿易行找楊掌櫃，述說經過，務請幫忙，同時也聲明，暫時不一定能還。楊掌櫃聽罷，則說：「人家借錢，先說些好聽的，明天不還，後天一定還，能借到手的再說。那有你這樣借錢的，先說不一定能還，你叫人家借還是不借。」我回說：「作人就要誠實，我不該口是心非來騙你楊掌櫃，灶王爺上天，有話直說，借不借，就在你楊掌櫃一句話。」楊說：「怎好意思不借。」我拿到楊掌櫃支票，兌取現金後，翌日一早就飛去高雄，軋進苗延禮戶頭，一場退票風波，總算平息。（按：一般口語都說「借」，若叫真，「借」是借出，「貸」才是貸入，成語「告貸無門」，並無告借無門。）勞某這一招，既未得逞，他便自動掛冠，再不到高雄來了，從此他算脫離了茂豐。我又不能放棄不管，無形中本人的責任，反而加重了。於是我要打鐵趁熱，跟勞甫三追款。

第四步，趁無授課的空檔，到勞某開的公司（姑隱其公司之名，就是勞甫三也是假名，這表示隱惡揚善，若他真想對號入座，也至表歡迎。）找他要錢，先要他玩弄的退票，經本人墊進去的價款。再要他假冒出口，中飽私囊結匯款項。雖然兩者希望都不大，也要努力以赴。不出所料，縱然你說出天王老子，他也裝未聽見。於是我又拿出我的殺手鐮，當他每接電話時，我便大聲高喊，勞甫三你這小子侵佔、詐欺、偽造文書，專動腦筋騙人。這個當口，他只好掛上電話，他每接，我必喊。別人接，我也喊，而且他的員工都聽得到。他無奈的說：「為什麼不來電話，你不喊，也不說。」區區回說：「端在喊給別人聽，沒有電話，我老喊，老說，不累死了。」他狗急跳牆說：「你擾亂我辦公，你也犯法。」我說：「那，你可以找警察來！我們到派出所作筆錄。」折騰了一上午，他終於把退票金頭，開了一張支票給我。最後，他以阿Q姿態罵我：「什麼教授，簡直是流氓教授。」我警告他說：「什麼壞事我都會，什麼壞

招我都懂，只是不做而已，不像你壞事做盡。你領教了吧！孫悟空跳不出如來佛掌心。你不服輸，咱就走著瞧，大概你又得跟我拒絕往來了。」

下午，把勞某開的支票，趕快還給慶和楊掌櫃。楊先生接過支票說：「你不是說不一定能還，怎麼這樣快就還了。」我說：「不能不先往壞場打算，這也是花了一上午氣力，用『流氓教授』的架勢，才要出來的。」我把經過源源本本說了之後，楊掌櫃說：「你真行，文武雙全。」並留我吃飯，由於累了一天，這時候真想休息，稱謝後，就回家了。

### 3. 山區買藤苦不堪言

從此之後，我不能玩票了，除了政大專任外，儘量減少兼課。等於正式下海做藤籃出口生意。在商言商，不能不錙銖必較，能省則省。為了想不經轉手加帽子，而就地取材，便隔三差五，親自去藤條產地，如三棧、靜浦、成功、關山等地，大批採購，再託運直送高雄。於是只好爭取時間，利用一整天沒有

授課的空檔，天矇矓亮就起床，趕最早一班飛機去花蓮。下機後，立刻先到車站預購十點半去台東車票，再叫計程去三棧等地洽購藤心，一切妥當，返回花蓮再乘火車去台東，出站後，先去買最後一班飛高雄機票，再調頭去關山附近接頭購藤，搞定之後，再從關山直赴台東機場。嗣飛抵高雄小港，已是萬家燈火了。迄到達建國路自家公司時，二話不說，先派人去買返回台北夜車臥舖票。有了車票，才定下心神，料理公事。通常先問安排那一天船期，船公司叫什麼名字，船又叫什麼英文名，打算裝若干箱，刷什麼嘜頭，以便在台北打報關單。再問銀行餘額多少，塑膠訂貨幾時來，一切停當，我也該整理一下手提包，準備上火車了。在火車上還不能馬上就寢，必須先過目一下明天早上要教的功課。翌晨六時許，車抵台北，再行就地盥洗，吃點油條豆漿，差不多政大到火車站接送教授專車也來了。四面八方來的教授，大家互問早安，魚貫上車，逕赴木柵上課去了。

手拿一提包鈔票，還得作乞丐要飯

吃。這是說，在東部缺藤的時候，又不得不不到南部山區關廟、旗山、美濃、六龜、甲仙等地深山內採購藤心。那時的山區，由於居民稀少，沒有公路局車輛行駛，更無計程車好叫，只有步行。夏天走路，萬里晴空，一定汗流浹背，在正晌午時，更是滿身大汗。在靜悄悄杳無人煙的荒郊，為了消暑，只有來個天體行動，脫光了跳到河裡泡水，過一下半小時原始生活。清涼之後，穿上衣服，再行前進。第一次去，沒有經驗，以為到處會有村落，總會有雜貨店飲料食品供應。殊不知南部採藤的原住民，習慣上藤條均放在自己住處，與東部集中到鄉鎮上，交中盤商一齊出售，情況大不相同。所以在南部往往走了一小時，還看不到一戶人家，其荒涼景象可想而知。渴了只好喝溪水，餓了卻找不到東西好吃，迫餓到實在無法忍受時，忽然看到一戶山胞人家，連說帶比劃，要了一碗臘飯吃，這家好心山胞婦女，還給我一小碟好鹹好鹹的黑魚乾下飯。吃罷給她錢，人家說什麼也不要，這時本人不折不扣作了一次乞丐，而要了一次飯

吃，很值得紀念。

看倌你會問我，這種地帶，買了藤，怎麼搬運。可以放心，他們都有機器三輪車，運到甲仙、六龜鄉鎮所在地，再找卡車送到高雄。但要先付錢，多少有點冒險，好在，那時民風純樸，從無一次差錯。

有一次在旗山附近，「工作完畢太陽西，手提皮包下山去。」很輕鬆的戴著斗笠走在路上。路旁全是芒果樹，且果實纍纍，信手連枝帶葉摘下一串芒果，想帶回台北給孩子們看看，作生物教學之用。剛摘到手，看遠處迎來一位警察老爺。頓時教我想起公園裡常見告示：「不可任意攀折花果，違者送罰。」於是有些作賊心虛的感覺。也只好硬挺闊步前進，不料警察走到近前，給我來了個舉手禮，我立刻還禮，便擦身而過。自忖，也許他看我一身青年裝打扮，非同小可，乃惹不起的人物，否則，明知我違警，卻視若無睹，何耶！總之，本人多少有些自責，下不為例。

經國先生主政時代，本人嘗跟認真工作的財經公務人員聊天，他們自歎辛

勞過度，經常像便利商店 Seven Eleven 商標一樣，也就是說早七上班夜十一點才離開辦公廳，等於辦十六小時公。請問像小可我這樣，一天二十四小時，環島一週，馬不停蹄，號呼奔走，宵衣旰食，兢兢業業，為人作嫁。讀者聖明，你見過，除了我之外，還有那一位有這種辛苦經驗！比起 Seven Eleven，是有過之，而無不及。

#### 4. 藤籃發霉全部退貨

凡事往往是「福無雙降，禍不單行」。本人接管茂豐之後，一心一意想把它經營好。不料勞甫三退票事件剛剛擺平，幾個月不到，約在臘鼓頻催季節裡，接到通知，以前出口的藤籃，全部發霉，貨到美國，每次都經美國海關予以焚毀。這真是晴天霹靂，這樣一來，原來押匯的錢，全數都要吐出來，為數相當可觀。苗先生得知消息，也崑崙自香港趕來了解情況。經研判結果，肇因是台灣新藤含有水分，未乾就包膠編籃，出口後，漂洋過海，悶在船艙裡一兩個月，焉能不霉。不管怎麼說，盡了一年

心血，花進去的成本，全部泡湯。加上勞甫三挪用的算進去，壹百萬港幣，被折騰光了有四分之三。當時的抉擇，是繼續作，還是收攤，苗先生讓我考慮，他則不加可否。說實在的，曹操吃雞肋，食之無味，棄之可惜，我也拿不定主意。不才本來就不是做生意的料，勞甫三不作怪，本人也不會下海，這等於逼上梁山。可是同事們都異口同聲說：「藤有水分包膠發霉，今後晒乾了再接再包，自然就克服了發霉的問題。我們好不容易把所有技能，都學會了，香港來的高薪師傅也打發回去了；新的拉藤機器剛從香港運來，扁條圓條也都會拉；接藤女工也都駕輕就熟，包膠也會包；編製成員，已接頭妥當工資低廉的，不管少年感化院，還是高雄、屏東、台南三所成人監獄都訓練有素；裁裡布、裝裡布、按拉鍊、上鈕扣、釘活葉，全套技巧大家都會動手。至於如何打單，怎樣報關、押匯，即先生你自己都懂，若放下不做，就此結束，實在可惜！」經過伙伴一番分析，也不無道理。一共四位基本伙伴，如蘭文卿、苑文章、吳金

河、林德盛諸位先生，都是跟我來的，而且全是忠心耿耿，做起事來，從不抱怨辛苦，真是一個抵兩個。況少年感化院、各地監獄，人際關係，剛剛搞定，好不容易組成的班底，就此解散，也實在捨不得。經過長考，決定重振雄風，繼續經營。於是對苗先生說：「做歸做，以後不要你再拿錢來，週轉金由我來設法。從今而後，賺了錢照舊你拿六，我跟基本幹部共同分四。」就此，一言為定，等於重起爐灶。

#### 5. 想盡方法力挽狂瀾

大家以為人定勝天，把拉好的藤心，晒乾了接成線，再包膠，輕車熟道，又無人作梗，且有現成買主，應該毫無問題。以為，從此等於「過了青龍橋與居庸關，上了平坦的康莊大道」。殊不知，人算不如天算，災難還在後頭。本來三、四公尺長的藤心，接成細條晒乾了，想接成線條，再包膠。結果會斷，一節一節斷成像火柴棍似的，既不能接成線，就不能包膠。去電問香港，進口印尼藤，乾了為什麼不斷，經兩相比較

，仔細研究，發現印尼藤心纖維是平行的，而台灣藤心纖維是螺旋的，螺旋的自然會斷。這下子好，我個人花了九牛二虎之力，買了一大堆藤心，等於報廢了。也買了成疋成捆裡布，既無法編籃，又如何處置。進退維谷之餘，盤算結果，只好也向印尼進口藤心了。經申請，結果不准，理由是台灣產藤，保護政策，無法通融。本人只有仰天長嘯，近半年來憑空遭受的一樁樁一件件，真是嚐到「屋漏偏逢連夜雨，船破又遭頂頭風」的味道。束手無策，面面相覷之後，

有人建議，乾脆用塑膠拉成藤心的假藤條，再包膠，魚目混珠，看起來差不多。不但省工、料也便宜，大家心情為之一振。試驗結果，認為可行，迨編成手提包，寄到香港，請我們的買主，美國籍的苗夫人過目，核示。回音，不合格，不接受。原因，太重，不適用，又等於空歡喜一場。不久，又有人想出點子，台灣產竹，竹的纖維平行，可以拉成薄片，甚而也可拉成細細長條，晒乾了再接成線，然後包膠，編成手提袋，不會太重。試成後，迨樣品寄到香港

，經核，可以下小單少定貨。英文叫 Try order。不過竹心纖維硬而有刺，接成長線女工容易被刺。故，都拒絕這項工作，正想動腦筋改善，結果竹籃不受消費顧客歡迎，又等於白費心機。最後的最後，可以說背水一戰，不成功，只有關門大吉。還是用台灣藤，拉好藤先接線，再晾一晾，包膠時用火烤，一方面烘乾，一方面殺霉菌。同時，儘量少接透明膠的定單，多接咖啡色、白色、黑色等帶顏色包膠的定單。因為有顏色，即便發霉也看不見。

這一著棋，總算下對了，從那以後，就用這種方法，苟延殘喘，經營了相當長的一段時日。不過，總是不賺錢，每個手提包單價，買主苗太太下的定單，總在成本邊緣，管銷費用等於倒貼。我們又不好意思抗拒，雖然心不甘情不願，可也無可奈何。老希望有新顧客上門，售價提高，才有生機。否則一籌莫展。常諺說：「事非經過不知難。」本人深有同感。

一般說來，除非跑單幫，否則，那有家在台北，教書工作也在北部，而主

管事業卻在高雄，自己又得發號施令。那時節，電話並不普及，更無傳真，交通也不方便，但非要南北兩頭跑，才能克服問題。為了減少奔波，茂豐公司決定北遷。聽說新竹是風多雨少，距台北較近，乃決定將茂豐自高雄遷到新竹。同時高雄工廠多，工人不好找，少年感化院以及監獄人犯，常常罷工，又不一定好好給你做。為了有船，想如期裝貨，不佞還得常常帶些吃的禮品，進監獄慰問，才能見效。

想當年，常跟些教授們，課餘聊天，說我自己常進監獄，大家不免為之一愣。堂堂大學教授，怎會作奸犯科，常進監獄！不說不知道，為了減輕編織藤籃人工成本，腦筋動上找犯人編結，所以常進監獄，是為了驗貨與慰問。解釋之後，原來如此。那時節進監獄時，管理員善意，要你注意身邊貴重物品，最好留存在辦公室代為保管，不然扒手在裡面照樣會對你大顯身手。本人一度不信邪，以為光天化日之下怎有可能。不料，有一次錢包還真被扒掉。可見監獄裡牛鬼蛇神各色人等都有，改邪歸正的



，有。冥頑無恥，永不回頭的也大有人在。我往往都在他們「放風」的時候進去，送些吃的東西，以示慰勞。其實裡面都很乾淨，所以在十冬腊月，很多游民故意犯法，進監獄蹲上半年，待春暖花開時，刑期屆滿被放出來，再過他流浪生活，也是有的。

## 6. 茂豐搬家遷到新竹

話說回頭，在新竹經過多次尋覓，終於看到東門街十七號，這幢久無人住的空屋，又寬敞、又便宜、又寧靜的三層樓房，很適合我們使用。經洽，屋主是一位舉止端莊，談吐又很有教養的中年婦人，後來聽說她是曾任滿洲國外務大臣謝介石的夫人。是與否，並未證實。不過，不才在台沉浮五十年，達官富紳的夫人見了不少，一般職業婦女見的更是很多，迄至今日，在我的心目中，還沒有一位能與這位女性媲美的。

遷到新竹之後，為了減少不佞自家的辛勞，也是為了答謝何若愚先生等對我的照拂，才多了兩位幫手。一位是汪大揚賢契的太太謝茂子同學，一位是何

若愚學長的令媛何小姐。加上原有的同仁，更加熱鬧，且一團和氣。縱然工作清苦，業績並未增加，但精神都非常愉快。

過了一陣子，也可以說喬遷後，有半年之久，來了一位日本朋友名叫佐藤泰司。自我介紹，他是日本三榮商社派駐台灣的代表，想來台籌組分公司並試訂女用包藤手提袋，由於我的英、日語都不能暢所欲言，我們之間的交談，必要時，都透過拙荊代為翻譯。除了商談藤籃規格式樣、顏色、單價、數量、運輸條件之外，因為他想籌組公司，不才乃毛遂自薦，聲明我是會計師，又是大學教書匠。於是告訴他籌組公司基本要件，以及所需資料，並替他介紹政大校友作他助手，又代他找公司地址。人在異鄉作異客，有人伸出援手，自然感激不盡。先是生意往來，後來卻變成朋友。同時他也帶給茂豐公司一線生機。

新竹附近有個青草湖很有名，有一天我對大家說，為了調劑生活情趣，星期六可以到青草湖郊遊，一切費用，由公司負擔。除了我，大家都去，由我一

個人留守就行了。迄黃昏時刻，我一個人靜靜的在樓下看書，突然聽到二樓有腳步聲。初以為是小偷，我拿起削藤刀上樓，到了二樓，又聽到聲音在三樓，上了三樓又聽到聲音在天花板上。我猛一想，剛搬來不久，當地來幫忙的朋友就說過，這幢房屋鬧鬼，才沒有人敢住。難道真有鬼不成！本人一向不信鬼神，只有鬼鬼祟祟，裝神弄鬼，小氣鬼。你我，誰看到鬼。可是當時倒有點怯懼，定下神又一想「心正不怕影斜」，鬼

也怕正直人，一正壓百邪。於是又鼓足勇氣，用梯子爬上破舊的天花板，左顧右盼，倒看到好幾張穿清朝服裝的畫像堆放在上面，別無他物。下來之後，自言自語，難道這幾張畫像在作怪，還是有貓，到處亂竄，迄今也沒得到答案。小時候在鄉下過年寫春聯，我也寫過：「天地之大也，鬼神其盛乎。」也寫過灶王對：「上天言好事，下界保平安。」真有鬼神乎，人云亦云，至今不解。

從那以後，日本朋友也是很少下訂單，茂豐公司開始一蹶不振，倒是事實。自新竹又搬到台北縣頂埔，約一年左



右，就結束編製藤籃生涯。壹百萬港幣用光，還要到處舉債。記得還向我的蓮雲姐，孩子叫魏姑姑無息告貸。最後，只好將分期付款買進，住了不到五年的光武東村的房子賣了十六萬新台幣，剛好夠歸還私人貸款。老伴一面掉著眼淚，一面哭著說：「好不容易，攢了幾個錢買了個小窩，就為了編籃子，白白搭上了。又得回過頭租房住！」聽了之後，一陣心酸，所謂何來，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。有道是：「時來作惡夫還怕，運去看經佛不靈。」房子賣了，今後何去何從！就在這個當口，政治大學人事室通知我說：「台北市民生東路公教住宅落成，嚴副總統剪綵，希望你去觀禮。」自忖，副總統剪綵，與我何干。為了捧場，還是去了。結果是分房子給我，叫我抽籤。抽到民生東路七八一巷四弄十一號四樓，二十多坪一戶。二十年無息貸款，每月從薪資裡扣還八百多元，同時按月還有實物配給，生活還算安定。這也算失之東隅，收之桑榆。（未完待續）

## 戲言戲續集

李能宏著

聖文書局總經銷，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—二號

定價六百元，中外雜誌讀者獨享八折優待

又是一部戲曲鉅著，全書六百頁，珍貴照片百張

您看戲嗎？可以幫助瞭解劇情，您教戲嗎？可以當參考資料，您看書嗎？可以當故事書看，內容精彩，您一定喜歡。

### 六大內容

戲劇評析：大陸各劇團、台灣各劇團及票界演出，有精彩的評論和分析，態度客觀、理論正確，深受各界器重。

幾則懷念：四大名旦的艱苦學藝歷程，名坤伶言慧珠及童芷苓的滄桑史（言慧珠死後，大陸很少報導她的文章，筆者在國外及台灣搜集到片斷資料，而完成此篇報導）

幾則憶往：四維劇校（現改為中國戲曲學院）是青年軍二〇八師所成立的軍中唯一戲校，造就戲劇人材很多，此為該校最有系統的報導，中華國劇振興協進會成立經過報導。

名伶介紹：後四小名旦陳永玲北京學藝滄桑及定居寶島的經過。四維之寶鈕驃的奮鬥史及其成就。台灣名旦徐露的神秘身世報導，台灣老生傅才唐文華的學藝過程。

名票素描：耄耋名票毛宗輅老當益壯，每年都演出精彩好戲，龍宇純教授及其愛女乃馨藝術精湛，父女北京獲獎。名票周純娟程派韻味濃郁揚名津沽，百年老校建國中學票友眾多，人材輩出。博士票友朱婉清為文武崑亂不擋的全才票友。會計師票友黃惠英為票界奇才，海峽兩岸均享盛名。

名琴速寫：琴痴宋士芳的成功秘訣。青年琴師杜玉奇，技藝精湛，現在關島發展。小琴師胡晚楠前所未見的京劇神童，她艱苦的環境和學藝過程，本書有詳盡的報導。